

江山雜談

黃國璧著

香港文孚印行

江山雜談

黃國璧著

香港學文書印行

究必印翻所有權版

江山雜談

著者黃國璧

印行者學文書店

承印者嘉華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干諾道中五十七號

香港英皇道一四一號

定價港幣二元

一九五四年一月初版

目 錄

從『愚公移山』說起	一
古代的水利	三
江河的爲患	六
『說鳳陽，道鳳陽』	八
『病入膏肓』的淮河	十二
大禹治水	十五
淮河上游的山谷水庫	十六
『七十二河會正陽』	十八
洪澤湖	二十
蘇北荒原的灌漑	二二
黃泛區的今昔	二十四
『走千走萬，不及淮河兩岸』	二六

黃河——中國的憂患

二八

治黃第一步

三一

黃河談趣

三四

黃河峽谷

三八

黃河河源之謎

三九

黃河兩岸會變成沙漠嗎

四一

人造湖

四二

華北河道面貌的變遷

四五

長江的水災

四七

長江大水閘

四八

長江邊上一個新縣

五一

『八百里洞庭』

五三

珠江一瞥

五六

珠江水利點滴

五八

南部河川的水力資源

六一

蘇彝士與巴拿馬

六二

河流搬走了土地	六五
森林——農田水利之母	六九
森林的遭遇	七一
『斧斤以時入山林』	七三
華北沙荒地	七六
水、旱、風、沙	七八
西北的沙災	八一
西北居民對付風的經驗	八四
可以改變西北風的性格嗎？	八六
森林的分佈	八八
十年樹木	九〇
林業和林城	九四
樹海	九五
『白山黑水』的防護林	九七
擋住風沙南侵的林帶	一〇〇
森林遠眺	一〇三

交通今古談

一〇六

舟楫之利

一〇九

航運舊話

一一一

飛機滅蝗之類

一一三

鐵路集中的東部

一一五

直透西陲

一一七

如果坐火車旅行

一一八

一個老笑話

一二〇

天水到蘭州

一二一

皋蘭古城

一二三

長程鐵路

一二五

『蜀道難』

一二八

高山上的康莊大路

一三〇

雪線以上

一三二

牧歌聲裡

一三五

『引得春風渡玉關』

一三八

瘠薄的西北……

『端着金飯碗討飯吃』

一四二

入山尋寶……

一四六

遙望『白水黑山』

一四八

從東北看全國……

一五二

一五五

從『愚公移山』說起

在古老的中國寓言中，「愚公移山」的故事是其中出色的一個。據說，愚公住在太行山北麓，因嫌山擋障礙，出入不便，想把山掘平，把土壤入渤海裏。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一馬平川走到漢水邊上』。愚主意既決，便領着一家大小動手掘土移山。有一個名叫智叟的精明老頭嘲笑愚公的不量力，可是愚公說，他個人自己的能力固然有限，但他的子子孫孫將會為達成他的願望而繼續努力的。

這是幻想，是寓言，但顯示我們偉大祖先對征服自然的堅強意志，它留給我們以無窮的啓示。

本來，人類就是在征服自然界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人類的文明歷史，也就是自然力不斷屈服於人類的歷史。如果說，人類在先前曾經必須在自然的威力面前低頭，如果說人類先前曾經在自然威力的面前感到渺小的話，那末，人類的從草昧進到文明，便標識着人類已開始努力於從自然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並逐漸引得強大的自然力量去為人們自己所利用。我國悠久而光榮的文明歷史證明我們的祖先是很早就開始了這種努力，並有過許多偉大勞績的，這就是許多古老的農田水利建設，大禹治水，人工大運河，萬里長城，指南車，天文儀，火藥以及許多成為後代科學發明之父的偉大萌芽，造橋、造船技術的發明及縱橫遍佈全國的大小交通道路，西至中亞細亞，南抵滇緬邊境和北達北滿的歷史上交通大道的開闢等等。這些都是舉世大者。

但是這古老的家國却從來不會像今天那樣集中着那樣大的人力物力在征服自然與改造自然的努力上，而且使這種努力成為一種全國性的普遍運動。

這一片亞洲大陸上的國土，為一切公正的祝望所期許的無數二十世紀式的愚公，目前正在他們的土地上努力於澈底改造河流的性格，改造山，用水利和森林的建設去澈底消除水、旱、風、沙的災害；他們努力於把現代交通的脈絡一直伸展到沙漠、高原、雪山和草地上，在祖先的足跡所未達到的遙遠地方建立起無數田莊和城市，他們努力於新的資源的探尋和開發，洗去了「端着金飯碗討飯」的家羞，為幸福生活的物質基礎開創絢爛的遠景。在這一連串新的努力中，廿世紀式的愚公們正在創造出並還不斷創造着無數不朽業績。

中國的「錦绣河山」是壯美的，但它所賜予人們的恩惠却有各種各樣的不同感受。不少消極的鑑賞家讚頌它，只是因為心向神往於它那氣勢磅礴的萬里長城，雄偉的喜馬拉雅，浩瀚的大戈壁與富於牧歌情調的大草原，以及嫋媚的西湖，秀麗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與夔門之雄，劍閣之險，峨嵋之秀……只是因嚮往於一切使世人讚嘆為「鬼斧神工」的名勝與景色。還有少數為沒落而傷感的士大夫，他們眷戀它，甚至眷戀得要發迷，那不外是借「故國河山」聊寄「思古之幽情」罷了，當然這又該作別論。至於每一個有為的人熱愛他祖國的錦绣河山，那是因為它充滿了廿世紀式的「愚公」的理想與意志而顯得更加壯美了。這小冊子的姐妹篇「中國的名勝」的作者說得好：「舊日遊山玩水的人，往往喜愛蹇驢牛車與手杖芒鞋的情調，遊山玩水的目的幾乎是想把自己完全送回大自然的懷抱去。但作為一個現代人，則會感到人類社會所關切於自身的，實比那江上清風山間明月懷為強烈。雄偉磅礴的「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景色，滔滔滾滾如野馬怒馳的

天險三峽，固然都很壯美，但在一個具有現代見地的鑒賞家看來，實在並不如看那爲患已數千年的黃河，和那『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淮河，被征服於千萬雙粗胳膊和一個鋼鐵的意志下而重新馴服地去灌溉青葱的田疇來得更加美麗。而向人類惠贈着無窮的『能』與『力』的鴨綠江、松花江等上源的水電區，也比它們從長白山嶺一瀉千里，徒然供人讚嘆時更加美麗一些」。

有兩種自然界：還沒有被人的兩手觸動過的第一自然，和按照着人的意志與合理的目的去改造過的第二自然。第一自然是盲目的，任性的，它不知道目的和理想，也不管什麼事情對人有益，什麼事情對人有害；但第二自然却整個充滿着人類的思想。兩種自然都是美好的，但充滿人類思想的第二自然更爲偉大，更爲壯麗。

這小冊子的姐妹篇『中國的名勝』的作者雖然肯定了第二自然是更壯美的，可惜實際材料上還嫌太偏重於祖國『錦繡河山』的消極讚美了。假如『中國的名勝』的作者不以這小冊子爲『狗尾續貂』的話，那末，這小書或許可以作爲前者的續篇吧。因爲以下所介紹的，正是使這錦繡河山更加生色的若干近事和大事，雖然它們不過是這些近事和大事中的一麟半爪而已。

古代的水利

爲了證明我們祖先在改造自然環境的努力上所留給我們的恩惠是很大的起見，回顧一下我國

歷史上水利建設的光輝成就是很有興味的。

遠在四千多年前，傳說中的大禹治水時代，我們的祖先已經就憑他們的智慧和血汗，使黃河這條最難於馴服的孽龍馴服了一千六七百年之久。大約距今二千年前，我們的祖先會在我們祖國西北部廣大的黃土高原上興修了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改變了大地的面貌，使那片乾旱的大高原成為肥沃宜農的地方。在現今河南省的北部，我們祖先開闢了許多水道，利用有條叫做漳水的河流來灌溉田園，使本來不適於耕稼的土壤變成了稻穀豐收的沃野。而現在的陝西省地方，當時開了一條「鄭國渠」水利，利用涇水這河流灌溉了四萬多頃的田地，使當時的陝西成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在現今的寧夏和綏遠之間的「河套」也是廣開渠道，把賀蘭山東麓灌溉成為一片沃土。這些地方至今仍遺留着不少縱橫的河渠，使黃河後套，不少地方至今仍保留着「塞外江南」這美譽。

當黃河流域的中原成為全中國最富庶地方的時候，在秦嶺和淮河以南的所謂南方，即今天的長江流域一帶，却還是一片人煙稀少，長滿原始森林和荆棘的處女地。那時的南方不特不能和富庶的黃河流域相比，而且稀稀落落的居民還沿用着所謂「刀耕火種」的原始生產技術，放一把火燒掉地上的雜草就胡亂把莊稼種上，更談不到甚麼耕耘或灌溉。可是，幾百年之後却起了重大變化。

在公元四世紀初起，本來住在我們祖國北部和西北部的強悍的遊牧民族，向着具有較高文化的漢族所居住的黃河流域一帶進行侵略。這些遊牧民族佔據住黃河流域，使漢族大量的農業人口被迫一步步退到了南方。

北方的黃河流域，被這些入侵的遊牧民族統治了兩百年，遭受了劇烈的破壞。又由於掠奪財富的原故，這些外族之間會不斷地互相進行戰爭，大批大批的勤勞居民在戰亂中犧牲了，水利沒有人興修，加以西北部沙漠氣候的侵蝕影響，原來肥沃的田地也荒蕪起來。就拿陝西來說，在昔日富庶的年代本來有四萬多頃水田的，但因地處西北遊牧民族入侵的要衝，這時水利不修，用來灌溉的水道都淤塞了，所以可耕的水田只剩下一萬多頃，此外三分之二的水田都變成荒地了。

但是，南方的長江流域一帶，却因為隨着黃河流域遷來的農業人口帶來了較進步的生產技術而得到開發。刀耕火種的落後辦法被廢棄了，代之而興的是大規模的墾荒施肥，用畜力耕作，同時到處開鑿水道，利用河水灌溉田地。就在北方各民族鬧得一片混亂的二百年間，辛苦經營下的長江流域一帶却出現了一片片肥沃的水田。單是現今浙江地方的稻田就有幾十萬頃，加以絲織業，煮鹽，冶礦和各種手工業的發達，南方一躍而為昔日號稱富庶的黃河流域望塵不及的地方。

從這時候起，中國的經濟重心便從北方轉移到南方來。但為了抵抗北方的外族起見，所以當公元六世紀中國又重新出現主權統一的王朝——隋後，政治重心仍舊設在北方。

現在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就是：怎樣纔可以把南方那豐饒的物資特別是大量的糧食運到北方去，以供給那個日益龐大起來的中央政府呢？在鐵道和公路運輸還做夢也想不到的時代，海運也還沒有發達，假如用緩慢的牛車或放在牲口背上一駛一駛地運是困難太多了。由河道水運，在當時是最理想的，可惜自黃河以南的大小江河，幾乎全都是從西面向東流，而沒有南北流向的。

爲了解決這個最頭痛的問題，所以從公元六世紀末的時候起，便用人力先後分段鑿通了一條溝通陝西河南到江南之間的南北河道，這就是有名的人工運河。但這條運河在歷代屢有破壞，而現今地圖上所出現從北京到杭州之間的大運河，是在十三世紀末強大的元代王朝鑿通的。這條世界上最長的人工河道，便和我們的萬里長城一樣，成爲古代中國優秀文化的重要標識。

古代的水利建設，當然還有許多。建自二千二百多年前的四川都江堰，也是不朽的光輝範例之一。四川灌縣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不獨消除了古代西蜀水患，並灌溉了五百萬畝膏腴的田園，使成都平原成爲『天府之國』的核心；尤其令人驚佩的是這一古老的水利工程，在今日專家眼中仍未喪失其現代的用途和價值。廣西興安縣溝通湘、漓二水的著名工程興安運河，也是和都江堰同一時代產物。而最早開鑿的一條大運河，還不是始自六世紀的隋朝，而是大約早在公元前五世紀初便出現的。讀者總知道戰國時候吳王夫差和越王勾踐的故事吧？吳越都是江南的小國，吳王夫差戰勝了越國之後，想北上與黃河流域的大國爭霸，因此從揚州起用人力開鑿了一條運河溝通長江和淮河，這也就是現今大運河的江南運河（或稱裏運河）的一段。此外，還有新疆龐大地下灌溉水系的『坎兒井』，據說也始自漢代。坎兒井是古西域遊牧民族的智慧產物抑是從當時具有較高文化的漢人傳過去的，這要留待專家去攷證，不過今天都是同屬這個民族大家庭的寶貴遺產了。

江河的爲患

上面談了不少古代偉大水利建設的成果，但另一方面，歷代治水所沒有根本解決的問題當然也是存在的，這就是為什麼治水災與水利依舊成為今天進一步征服與改造自然運動中的頭等大事的原故。

我國領土廣闊，河川縱橫，而最著名的有四條，即長江、黃河、黑龍江和珠江。如論長度，我國西部有些河流也十分可觀，例如新疆沙漠中的塔里木河和西藏的雅魯藏布江，都可比美四大河，但它們的經濟價值也許還不及沿海的一條小河咧。論長度，論流域廣闊，四大河當然也不弱，長江在全世界的大河流中可以列入第四位。但四大河之所以著名，主要還是在於它們的經濟利益和它們對流域內廣大居民生活上的深切影響。

在我國的四大河流中，黑龍江和它的姐妹河是在白山黑水間靜靜地流着的，東北有四分之一地面掩蓋着森林，所以東北甚少有河流泛濫的事。東北長白山區是現今我國最大規模的水力發電區，這些河流不特支付出日益龐大的動力去照明廣大城鄉，推動這一遼闊的重工業區域的許多機器，并把大豆高粱的故鄉土地灌溉得更肥沃，而且那裏的人們正在努力於要把那些寒冷土地上的河流的封凍期變得儘可能短些又再短些。除了東北西部少數河流外，大多數的東北河流的問題不是治災的問題，而是怎樣使「利河」的水利發揮得更高和更大的問題。

中國的河流中，為患最烈的是黃河，此外淮河和海河等的華北重要河流也因受黃河的害而共同為患。所以幾千年來，華北大平原成為全中國水災最慘烈的地區，這歷來是影響到全國國計民生的嚴重問題。

南方的長江和珠江流域地區，河渠四布，富於灌溉和舟楫之利，尤其是江南的「水鄉澤國」

更是有名富庶的魚米之區。但這些平行地方的河渠，每年隨着雨季汎濫為災，從前却未引起普遍注意。其實，長江和珠江等巨川，因中上流水土保持的年復一年地嚴重破壞，以及下游淤淺和河堤失修等相似原因，所以這南方兩大河流的水災在近代也成為愈來愈嚴重的問題。

怎樣去改造并好好利用這許多河流，是歷史留在這片國土上的居民兩肩上的重任。

以下就從災難深重的華北水患說起吧。

『說鳳陽，道鳳陽』

中國有一首流傳得很廣的古老民謡曲，叫做「鳳陽花鼓」，它的歌詞是：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鳳陽是安徽省一個小地方，也許就是因為這首「鳳陽花鼓」纔成為舉國知名的。請讀者翻開地圖，在津浦鐵路和淮河的交叉點上，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找到一個在現今很有名的地方——蚌埠。鳳陽就在蚌埠的東南邊。在公元十四世紀七十年代以後約三百年間，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三年）時代的中國，那正是鳳陽人朱元璋和他的後代的「家天下」。在黃河下游和淮河之間這塊坦蕩的大平原上，是我國歷史上水災最烈的著名地方，它的受災範圍何止盈千累萬個鳳陽呢！「鳳陽花鼓」訴說的大概是十五世紀以來，安徽省水災特別慘重年代的事。我們不難想像當年洪水過處，廬舍為墟與父母子女不相顧的水深火熱情景。貧乏無告的弱女子流落異鄉無以為生，便只好倚靠她們的民間藝術——唱花鼓，「咚咚咚，鏘鏘鏘」地走江湖賣唱度日。「鳳陽花鼓」的

另一段唱的是：

「大戶人家賣田莊，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揹着花鼓走四方。」

這是多末淒楚動人的一幅逃荒圖啊！

與人爲敵的東西，人們慣常泛稱爲『洪水猛獸』。在遼遠的史前年代，自從我們的祖先懂得利用石頭獸骨之類去製造出最初的工具和武器時起，便標識着人類自身已經開始脫離了野獸的生活，並逐步戰勝了野獸。

但是，在一切與人爲敵的自然災害當中，爲什麼人們却單單要拿洪水去跟猛獸雙提并論呢？如果留意一下歷史，我們不難想像到：這或許就是因爲生息長育在華北大平原上的我們的祖先，歷來所受洪水的災難太深重原故吧！所以大禹治水，便成爲千秋萬世歌頌不息的頭等大事。

曾經是中國古文化搖籃的黃河，不啻是一條難以駕馭的孽龍，牠的另外一個稱呼是『中國的憂患』。自從傳說中的大禹治水以來，四千年間牠所作的孽，我們的祖先在牠的淫威底下爲生存的搏鬥，以及它今後將會怎樣在人們的鐵拳底下馴服地變災難爲福利的遠景，真正是說來話長，這留到以下慢慢再談吧。

現在，讓我們先從鳳陽花鼓訴說過的那一片地方談起吧，因爲那裏現今正進行着一件自大禹治水以來的劃時代大事情——根治淮河。這件事情直接影響全中國六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和安全，使淮河流域二百一十個縣的廣大土地面目改觀。

請讀者打開地圖，在河南省南部和湖北省交界處，從跨越南北的大鐵道幹線京漢鐵道上的信陽站向西一點，先找到一座叫做桐柏山的地方。這裏有一條從桐柏山發源向東流過河南、安徽、